

出土文獻研究

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 編

『簡帛文字與書法國際研討會』特輯

Chutu Wenxian Yanjiu

第十三輯

中西書局

出土文獻研究

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 編

第十三輯

中西書局

『簡帛文字與書法國際研討會』特輯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出土文獻研究. 第十三輯, “簡帛文字與書法國際研討會”特輯 / 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編. —上海: 中西書局, 2014. 12

ISBN 978-7-5475-0803-9

I. ①出… II. ①中… III. ①出土文物—文獻—研究—中國 ②簡(考古)—古文字—中國—國際學術會議—文集 ③帛書—古文字—中國—國際學術會議—文集 IV. ①K877.04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5)第 040664 號

出土文獻研究(第十三輯)

“簡帛文字與書法國際研討會”特輯

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 編

責任編輯 田 穎

裝幀設計 梁業禮

出版 上海世紀出版集團

中西書局(www.zxpress.com.cn)

地址 上海市打浦路 443 號榮科大廈 17F(200023)

發行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

經銷 各地 新华书店

印刷 上海長城繪圖印刷廠

開本 787×1092 毫米 1/16

印張 26.25

版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書號 ISBN 978-7-5475-0803-9 / K·161

定價 98.00 元

目 錄

雜體書與戰國竹書文字的用筆

——戰國美術體研究之一·····	劉紹剛	1
清華簡書法風格淺析·····	李松儒	27
說清華簡《繫年》中的裝飾性筆畫“一”		
——兼談漢字演變中求美動力與漢字構形中的飾符·····	李守奎	34
清華簡《保訓》與三體石經古文		
——科斗體的淵源·····	[日]福田哲之	47
清華簡(壹一叁)字體分類研究·····	羅運環	62
談清華簡文字的基本筆畫及其書寫順序·····	賈連翔	77
“蝌蚪文”譚·····	單育辰	90
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》(七)書體特徵個案淺析·····	吳美嬌	97
曾侯乙墓竹簡文字的包孕結構與繁化現象·····	蕭聖中	110
楚簡書對殷周筆法的繼承變異及與秦簡書比較·····	王曉光 楊 然	115
楚文字中的“草字”與草書萌芽·····	陳夢佳	130
《嶽麓書院藏秦簡(叁)》的書手辨析與書體特徵		
·····	陳松長 張以靜	140
里耶秦簡書法探略·····	王煥林 向玉娥	151
馬王堆簡帛古文遺迹述議·····	范常喜	158

篆書中不同的幾種筆形趨向於“一”的時間	[日]荒金治	208
阜陽雙古堆漢簡隸書書法論	胡平生	230
漢簡草書的草化方法再探	李洪財	247
談草隸的產生及其真相	[日]橫田恭三	261
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《老子》的筆法與隸變初探	[日]矢野千載	271
日常書寫下簡牘書迹的藝術風格及其演變 ——以居延漢簡為例	冉令江 楊 勇	276
金關簡牘編聯綴合舉隅 ——以簡牘書體特徵考察為中心	楊小亮	300
清華簡《尹至》“茲乃柔大綰”解	馮勝君	310
“臺”字補釋	李春桃	318
對秦漢簡牘《盜篇》中五則生肖記述的再補充	周敏華 周美華	325
簡牘所見簽名與畫押	李均明	335
近出西北屯戍漢簡研讀四則	劉 釗	350
銀雀山漢簡《不時之應》小議	楊 安	363
銀雀山漢墓竹簡研究綜述	鄭子良	369
長沙漢墓“物勒工名”類漆器銘文補議	羅小華	395
懸泉漢簡拾遺(六)	初 昉 世 賓	403

雜體書與戰國竹書文字的用筆

——戰國美術體研究之一

劉紹剛(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)

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

隨着各種戰國簡資料的發現和研究的深入,特別是像郭店簡、上博簡和清華簡等竹書的公佈和研究,對戰國文字字形的研究,對書體的研究乃至對用筆的研究,已經引起了越來越多學者的重視,一些討論簡牘文字的論文,已經不僅僅停留在傳統意義上古文字研究的方法,而是逐漸從更多不同領域、不同角度去審視楚簡文字,研究的視野更廣闊、更新。像從書法和書體研究方面,開始對字形的長扁、綫條的粗細、用筆等屬於書法範疇的細部特徵去研究,這對於各類竹書所含有的不同國別文字因素判斷以及編聯、篇章的劃分,都有十分重要的意義。

從新發現的各種戰國典籍類竹書中,我們看到了戰國簡豐富多彩、形態各異的書法,其筆法也與以往所見的楚帛書、楚文書類簡有很多區別。特別是其中某些抄寫精美的竹書,其用筆姿態各異,帶有許多裝飾意味,與戰國青銅器銘文上的美術體有着非常密切的關係。對於這些筆法如何描述,不同作者在表述時使用的名詞、術語也各不相同。這也是我們當前對戰國竹書書法研究中的一個問題。

漢代以後,人們對古代文字、主要是美術體文字,除了我們熟知的蟲書、鳥蟲書、鳥篆、蝌蚪文外,給予了許多的命名,如南朝蕭子良的《古今篆隸文體》、王愔的《文字志》、庾元威的《論書》,都有數十種乃至上百種的名稱。之後比較有影響的,還有宋代僧夢英的《十八體詩刻》。對於這些名稱奇異的雜體書中所記載的書體名稱,以往的論書者或不屑以評,或稱“義涉浮淺”,斥為虛誕,更是很難進入文字學家的研究視野之中。

較早使用南朝以來出現的這些“雜體書”名稱的，是容庚先生。他在論述戰國金文中的美術體時，對“每字都作長脚下垂”的《畚肯盤》（今名為《畚肫盤》），使用了“蚊腳書”一詞；^①近些年來，在論及戰國金文和楚簡書法時，許多學者也重新使用了“懸針”、“垂露”乃至“鳳書”、“龍書”等，^②這些名稱都出自南朝以來的“雜體書”，這對我們認識和描述戰國竹書的書法有沒有可借鑒之處呢？下面我們就先來重新討論一下這些雜體書的問題。

一、《篆隸文體》與南朝以來的雜體書

《古今篆隸文體》，又稱《五十二體書》，^③見於唐宋時期的許多著述，現存抄本稱《篆隸文體》，題“侍中司徒竟陵王臣蕭子良序”。同時代的王愔有《古今文字志目》（又稱《文字志》，《法書要錄》中提到“宋王愔《文字志》三卷上卷目：古書有三十六種”），其三十六種書體名稱有古文篆、大篆、象形篆、科斗篆、小篆、刻符篆、摹篆、蟲篆、隸書、署書、殳書、繆書、鳥書、尚方大篆、鳳書、魚書、龍書、麒麟書、龜書、蛇書、仙人書、雲書、芝英書、金錯書、十二時書、懸針書、垂露篆、倒薤書、偃波書、蚊腳書、草書、行書、楷書、藁書、填書、飛白書。^④與《古今篆隸文體》所述書體名稱多有相同，唯其僅三十六種。而王融有《圖古今雜體六十四書》，南朝梁庾元威《論書》中，記載了時人所書雜體竟有百體之多：

余經爲正階侯書十牒屏風，作百體，間以采墨，當時衆所驚異。自爾絕筆，惟留草本而已。^⑤

這種用彩墨作各種民間美術字以博得觀者喝彩，頗類現在街頭賣藝的“民間書法家”，當與篆隸書體無關。江式《論書表》就指出南北朝時期“世易風移，文字改變，篆形謬錯，隸體失真，鄙學陋習，複加僞造，巧談辯士，以意爲疑，炫惑於時，難以釐改”。這也說明了當時的書壇確有“隨意增益，妄施小巧，以異爲博，以多爲貴”的風氣。

西晉摯虞《決疑要注》曰“尚書臺召人用‘虎爪書’，告下用‘偃波書’，皆不可卒學，以防矯詐”。^⑥可見有些雜體書，也是因不同用途而產生的。舊以爲“晉元帝以後有‘鳳尾諾’，出於章草，蓋諸侯箋奏，皆批曰

‘諾’。後齊高帝使江夏郡王學鳳尾，一學便工，帝以玉麒麟賜之”。^⑦然而在東漢以及三國吳簡中，我們就發現了這種簡筆的“諾”，應該就是所謂的“鳳尾諾”之濫觴，只不過這些雜體書或與篆隸書體無關。

梁庾肩吾《書品》，對南北朝時期各類雜體書的使用情況做過生動的描述：

若乃鳥跡孕於古文，壁書存於科斗。符陳帝璽，摹調蜀漆。署表官門，銘題禮器。魚猶舍鳳，鳥已分蟲。仁義起於麒麟，威形發於龍虎。雲氣時飄五色，仙人還作兩童。龜若浮溪，蛇如赴穴。流星疑燭，垂露似珠。芝英轉車，飛白掩素。參差倒薤，既思種柳之謠；長短懸針，複相定情之制。蚊脚傍低，鵠頭仰立。填飄板上，繆起印中。波回墮鏡之鸞，楷顧雕陵之鵲。並以篆籀重複，見重昔人。^⑧

南朝之後，用各類雜體作書者不乏其人。唐朝的唐玄度，仿作古書十體，是爲古文、大篆、小篆、鳥書、倒薤篆、懸針書、垂露書、飛白、八分、散隸，^⑨宋代夢英書《十八體詩刻》，不僅有字體名稱，而且每一種字體都有夢英所書寫的樣式。之後，宋真宗景德年間，釋道肯《集三十二篆體金剛般若波羅密多經》，宋英宗第四子趙觀效唐玄度、夢英，作二十六體篆，《宣和書譜》載“內府藏其所作二十六體篆一件”。^⑩宋高宗時姚敦臨《二十體篆》，在現存的《永樂大典》一書中曾被引用。^⑪這些著述及作品，大都已经不存，今天可以看到的，僅蕭子良《篆隸文體》和夢英《十八體詩刻》碑。這兩種有碑刻和抄本流傳，並有書體名稱和例字，是我們研究雜體書的重要參考資料。

今存《篆隸文體》，是日本所傳鎌倉抄本，原藏京都市山科區的護法山安國院出雲寺，又稱“毗沙門堂”，紙本墨書，卷軸裝。全卷凡二十四紙，每紙多爲十四行，有淡墨界格。第一紙至第二十紙抄寫《篆隸文體》，凡二百五十五行，四千餘字。第二十紙第四行起抄寫《博聞錄》第一卷“寶璽篆文”一段，第八卷“器物原始”一段，《廣韻奧》“六書”一段和《玉篇》一段。此本流傳有緒，由到中國學習佛法、曾編撰《篆隸萬象名義》日本高僧空海帶回日本，在弘仁五年（814年）進獻給嵯峨天皇的“十一卷”書之中，就有《古今篆隸文體》一書，成書於891年的藤原佐業《日本國見在書目錄》也有此書的記載。現存的抄本據研究者考察，認爲是日本“鎌

倉時代”(1185—1333年)之後的抄本,故因此命名。此抄本1931年被日本定為“國寶”。^⑫

鎌倉抄本有四十三種書體名稱:龍書、古文篆、龜書、雲書、鸞鳳書、仙人書、科斗書、象形篆、倒韭(薤)篆書、虎書、鳥書、魚書、填書、籀書、複篆書、殳書、周時銘鼎篆、麒麟書、轉星宿篆書、蟲書、傳信鳥書、小篆書、刻符書、氣候直時之書、署書、芝英書、金錯書、尚方大篆、鵠頭書、偃波書、垂露篆、懸針篆、鬼書、飛白書、外國書、行書、天竺書、虎爪書、蛇書、一筆書、散隸書、龍爪書、瑞華書。

夢英《十八體詩刻》碑,現存於西安碑林博物館,其書體有:古文、大篆、籀文、回鸞篆、柳葉篆、垂雲篆、雕蟲篆、小篆、填篆、飛白書、芝英篆、剪刀篆、薤葉篆、龍爪篆、科斗篆、瓔絡篆、懸針篆、垂露篆。

對於南朝至宋代出現的各種雜體書,無論在文字學還是書法領域中都沒有太大的影響,評論者也多以否定意見為主。如徐鉉曾批評說:“蕭子良所撰《五十二家書》,又好奇者,隨意增之,致遠則泥,皆妄穿鑿”^⑬,“五體之外,漢魏以來懸針、倒薤、偃波、垂露之類,皆字體之外飾,造者可述。而齊蕭子良、王融、韋仲、庾元威之徒隨意增益,妄施小巧,以異為博,以多為貴,至於宋景之史秋胡之妻皆令撰書,厚誣前人,以成己學……其為虛誕,不言可明。”^⑭對撰寫《十八體詩刻》的夢英,米芾《書史》就說“夢英諸家篆皆非古失實,一時人又從而贈詩,使人媿笑”。^⑮明《石墨鐫華》謂“英公正書第一,篆次之,分隸又次之。然其十八體書多出臆測,與古不合”;又云:“今所傳十八體出英公,杜撰欺世,非古實有之也。”^⑯

這些爭玄鬥奇的“書體”名稱,以我們今天所見到的甲骨、金文、秦文字等文字資料看,確實有不少屬於穿鑿附會,尤其是所謂書體的“作者”,除了倉頡作古文篆、史籀作籀書、李斯作小篆、曹喜作垂露和懸針篆、鍾繇作行書等與史籍所載相同外,其他多屬無稽之談。如“倒薤篆書者,仙人務光之所作”、“蟲書者,實蠶書也,魯秋胡妻之所作”等。然而《篆隸文體》和《十八體詩刻》的書體中,也有與文字學著作相合的書體名稱、與我們所見的古文字資料相合的字體和用筆,並非全出於臆造。我們對其逐一分析後,可以將其書體名稱分為五類:

第一類,與文字學著作基本相同的書體名稱:古文篆(古文)、科斗書

(科斗篆)、籀書(籀文)、殳書、小篆書(小篆)、署書、尚方大篆(大篆)。古文、科斗書本屬同一種字體,但蕭子良和夢英都強調了後者的用筆,以致失去了真正的手寫文字的意味;籀書和尚方大篆本無別,但二書都將漢印,也就是繆篆的形體稱為籀書或大篆。(正文為鐫倉抄本的書體,()內為《十八體詩刻》的書體,< >內為《初學記》引《古今篆隸文體》的書體。)

第二類,以文字的用途命名:象形篆、周時銘鼎篆、填書(填篆)、複篆書、金錯書(剪刀篆)、刻符書、偃波書、〈稿書〉。

第三類,以文字中各種與結構無關的動物及各種以動物作筆畫的裝飾命名:龍書、龜書、雲書(垂雲篆)、鸞鳳書(回鸞篆)、仙人書、虎書、鳥書、魚書、麒麟書、蟲書(雕蟲篆)、傳信鳥書、氣候直時之書〈十二時書〉、蛇書、鵠頭書、虎爪書、龍爪書(龍爪篆)、芝英書(芝英篆)、〈蚊腳書〉。這些在《篆隸文體》的例字多像圖畫,與我們所見到的古代美術字也不類,但我們從戰國和漢代的金文和璽印中的美術體中,可以找出許多與其名稱相對應的文字,可見其並非全都是向壁虛造。

第四類,根據用筆和點畫姿態的形狀命名:倒韭(薤)篆書(薤葉篆、柳葉篆)、垂露篆(垂露篆)、懸針篆(懸針篆)、飛白書、一筆書。

第五類,轉星宿篆書、鬼書、外國書、天竺書、散隸書〈楷書〉、行書、瑞華書、(瓔絡篆)〈蓬書〉。這些或為外土文字,或非篆隸文字,或不知所云的書體:比如瑞華書,鐫倉抄本云“永明三年春二月,瑞華之書也”。鬼書:“宋元嘉十九年,京口有人震死,而臂見朱書云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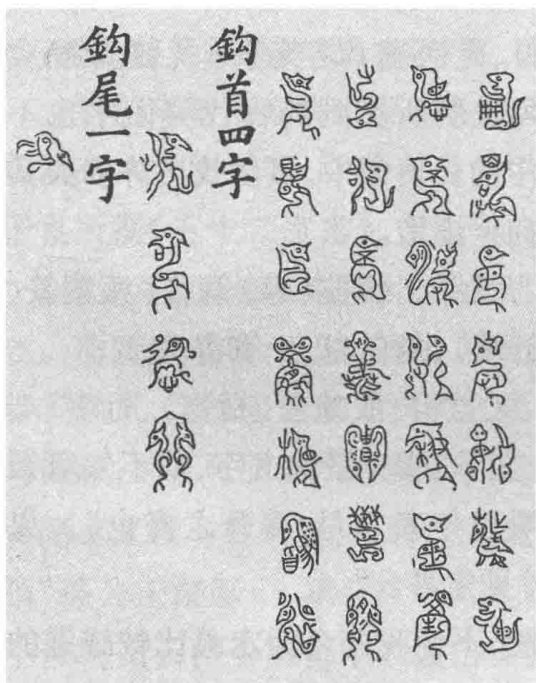
過去人說的“體”,往往屬於廣義的體,不像我們今天定義比較謹嚴的體。比如《說文》的秦書八體,後人可以分出“四體四用”或幾體幾用。篆隸文體中的體,更是將“體”的概念予以擴大,像第二類的諸多體,我們可以歸為秦書八體的“蟲書”一類,所謂“蟲”,《大戴禮記·曾子·天圓》中說:“毛蟲之精者曰麟,羽蟲之精者曰鳳,介蟲之精者曰龜,鱗蟲之精者曰龍,倮蟲之精者曰人。”所謂“蟲”,可以說是世間所有動物包括人的統稱。這一點在曹錦炎《鳥蟲書通考》一書中已經有比較詳細的論述。^{①7}它們又都是屬於特殊用途的美術體,所以也可以與以用途命名的書體歸為一大類。

為什麼這些書體名稱集中出現在南朝和宋代?下面我們就考察一下其出現的背景。

二、雜體書出現的背景

自漢代以來“郡國亦往往於山川得鼎彝，其銘即前代之古文”。然而究竟發現了些什麼樣的鼎彝，已不可考。只有少數青銅器的發現被記錄下來。如晉太康二年，汲郡人不準盜發魏安釐王塚時“塚中又得銅劍一枚，長二尺五寸。漆書皆科斗字”。但從南朝時出現數十種書體名稱看，就是那時有不少青銅器、包括各種美術體的文字被發現。例如鑣倉抄本的“氣候直時之書”，徐堅《初學記》徑稱為“十二時書”。韋續《五十六種書序》稱：“後漢東陽公徐安於搜諸史籍，得十二時書，皆象神形也。”這種

所謂“十二時書”已不可考，而宋代薛尚功《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》和王球《嘯堂集古錄》所收入的“箴銘帶鉤”（王球稱“夏帶鉤”），其銘文已經李零先生釋出，^⑩屬戰國時期三晉的器物。每個字所附加的裝飾，除了各種鳥形裝飾外，還可以辨認出有猿、鳳、虎、蛇、龍、鹿、蛙、蟬等各類動物。由此我們知道，早在戰國時期，就有在一篇銘文上加各種動物裝飾的銘文，而且這類銘文很早就已經被發現。（見左圖）



《箴銘帶鉤》

汲塚竹書，無疑是漢代孔壁竹書後最大的發現。

“太康二年，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，或言安釐王塚，得竹書數十車。……武帝以其書付祕書校綴次第，尋考指歸，而以今文寫之。暫在著作，得觀竹書，隨疑分釋，皆有義證。”^⑪

參加這批竹書整理的人有荀勗、和嶠、摯虞、衛恒、束皙等人，他們的著作在當時及唐代尚有流傳。如衛恒的《古文官書》、續咸的《汲塚古文釋》。這些古代竹書的發現及流傳，讓人們見到了石經古文之外的竹書，並發現竹書的各式各樣的筆法。能夠見到新出土的青銅器銘文和竹書

者，或感其筆法新奇而重新對這些古文予以命名。

晉唐間，除了見於史籍記載的、官方所收藏的竹書以外，在民間也偶有發現和流傳。

“滕公使士卒掘馬所跑地，入三尺所，得石槨，滕公以燭照之，有銘焉，乃以水洗寫其文，文字皆古異，左右莫能知，以問叔孫通，通曰科斗書也。”^{②0}

“時有人於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，上兩行科斗書，傳以相示，莫有知者。司空張華以問皙，皙曰：‘此漢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。’檢驗果然，時人伏其博識。”^{②1}

韓愈有《科斗文後記》一篇記載：“貞元中，愈事董丞相幕府於汴州。識開封令服之者，陽冰子。授余以其家科斗《孝經》、漢衛宏（恒）《官書》。兩部合一卷，愈寶蓄之而不暇學。後來京師，為四門博士，識歸公。歸公好古書，能通之，愈曰：‘古書得其據依，蓋可講。’因進其所有書屬歸氏。”^{②2}

《梁書·武帝本紀》“竟陵王子良開西邸，招文學，高祖與沈約、謝朓、王融、蕭琛、范雲、任昉、陸倕等並遊焉，號曰八友”^{②3}。《南齊書·武十七王傳》有《蕭子良傳》云：“子良敦義愛古。……後於西邸起古齋，多聚古人器服以充之。”^{②4}“集學士抄《五經》、百家，依《皇覽》例為《四部要略》千卷。”^{②5}“所著內外文筆數十卷。”^{②6}鑣倉抄本“序”中寫道：“今搜校秘府，探索民間，所得之書，六文外有二十有三體。又博尋史傳，傍搜子集，其在為書，悉無遺算。”曾經做到中書監，又為竟陵八友之首、好古成癖的竟陵王蕭子良，既有機會接觸到秘府所藏典籍，又能探索民間，可謂博聞廣識，能寫出《古今篆隸文體》來，確實具備了常人所不具備的條件。但鑣倉抄本的每種字體後所附例字，似多出臆造而非有所本，或出門吏之手，或為轉抄訛誤，已不得而知。

在北宋金石學大興之前，有一本在學術史上很有影響的著作出現，那就是郭忠恕的《汗簡》。《宋史》載，郭忠恕“尤工篆籀。……太宗即位，聞其名，召赴闕，授國子監主簿，賜襲衣、銀帶、錢五萬。館於太學，令刊定歷代字書”。^{②7}《汗簡》全書收 2 961 字，但由於《汗簡》中所採用的古文材料在當時能見到的也沒有幾個人，後人更難睹真容；其所收字體與出土的青銅器銘文也有很大的差別，所以在宋代影響並不大，尤其在後世受到了學術界普遍的懷疑。但郭忠恕開啓了宋代金石學的先聲。呂大臨在其《考

古圖釋文》中就對此書予以肯定：“孔安國以伏生口傳之書訓釋壁中書，以隸定古文，然後古文稍能訓讀。其傳於今者有《古尚書》、《孝經》、陳倉石鼓文，及郭氏《汗簡》、夏氏《集韻》等書尚可參考。”^②

郭忠恕之後的夏竦在《古文四聲韻序》中說“殆今好事者傳識古文科斗字也，臣逮事先聖，久備史官，祥符中郡國所上古器，多有科斗文，深懼顧問不通，以忝厥職，繇是師資先達，博訪遺逸，斷碑蠹簡，搜求殆徧，積年踰紀，篆籀方該”。這說明在宋代時即使不能接觸到內府所藏的文獻，在民間尚可搜求到“斷碑蠹簡”。

夢英於《篆書目錄偏旁字源碑》自序(咸平元年(998年))稱：“惟汾陽郭忠恕共余繼李監(陽冰)之美，於夏之日、冬之夜，未嘗不揮毫染素，乃至千百幅，反正無下筆之所，方可舍諸，及手肘胼胝，了無倦色。考三代之文，窮六書之法，俱落筆無滯，縱橫得宜。”《郭忠恕致夢英書》亦曰：“與師金蘭敦義，香火修因，飛杯容許於醉狂，結社不嫌於心亂，共得陽冰筆法，同傳史籀書蹤。常痛屋壁遺文、汲塚舊簡，年代浸遠，謬誤滋多，賴與吾師同心正古。”與夢英共同研習篆書書法與文字的好友，就是見過大量內府藏竹書、並編寫了《汗簡》的學者郭忠恕。夢英有沒有見過戰國竹書不得而知，但他能寫十八體書，起碼是從郭忠恕那裏得到了“屋壁遺文、汲塚舊簡”的一些傳授。所以他的十八體書中，古文、薤葉、柳葉、懸針等例字，與楚簡的筆法十分接近，遠勝鎌倉抄本的例字。

南朝和宋代各種金石文字的發現，特別是大批戰國簡的發現與整理研究，是蕭子良《篆隸文體》、夢英《十八體詩刻》出現的主要原因。另外，傳統書法評論過於抽象的藝術描寫，也是諸多雜體書名稱出現的一個原因。

“雜體書”中的一些名稱，可追溯到衛恒所作《四體書勢》。衛恒在當時是著名的古文家學兼書法家，並參加過汲塚竹書整理的學者，衛恒所作《四體書勢》及引蔡邕《篆勢》中，就有很多對文字和書法的藝術描寫：

“黃帝之史，沮誦、倉頡，眺彼鳥跡，始作書契。……禾卉芣蓂以垂穎，山嶽峨嵯而連岡；蟲跂跂其若動，鳥似飛而未揚。觀其錯筆綴墨，用心精專，勢和體均，發止無間。或守正循檢，矩折規旋；或方圓靡則，因事制權。其曲如弓，其直如弦。矯然特出，若龍騰于川；森爾下積，若雨墜于天。或引筆奮力，若鴻雁高飛，邈邈翩翩；或縱肆阿那，若流蘇懸羽，靡靡

綿綿。是故遠而望之，若翔風厲水，清波漪漣；就而察之，有若自然。”²⁹

“鳥遺跡，皇頡循。聖作則，制斯文。體有六，篆爲真。形要妙，巧入神。或龜文鍼列，櫛比龍鱗，紆體放尾，長短複身。積若黍稷之垂穎，蘊若蟲蛇之焚緼。揚波振擎，鷹跂鳥震，延頸脅翼，勢似陵雲。或輕筆內投，微本濃末，若絕若連，似水露綠絲，凝垂下端。從者如懸，衡者如編，杳杪邪趣，不方不員，若行若飛，跂跂翾翾。”³⁰

又是蟲跂、鳥飛、如弓、如弦、龍騰、雨墜，又是龜文、龍鱗、黍稷垂穎、蟲蛇紛緼，鷹跂鳥震、延頸脅翼，水露綠絲、凝垂下端，這些對文字起源和書法藝術充滿了玄妙色彩的藝術描寫，也是出現名目繁多的“雜體書”名稱的一個因素。

還有一點不容忽視的原因，就是蕭子良和夢英二人都是佛教的信徒。蕭子良崇尚佛學，在西邸集名僧講佛論法，他的父親有病時，“詔子良甲仗入延昌殿侍醫藥。子良啓進沙門於殿戶前誦經”，所以在《篆隸文體》中，竟然雜入了外國書、天竺書。夢英是和尚，所以在《十八體詩刻》中，也造出了瓔珞篆：“瓔珞篆者，後漢劉德升所作也，因夜觀星宿而爲此法，特乃存古，非學之功。雖諸家之法悉殊，而此書最爲首出，後漢儒士皆攻學之。”瓔珞一詞來自佛教，原爲古代印度佛像頸間的一種裝飾，漢代以後才隨着佛教一起傳入，作爲僧人的夢英，創造出這樣的書體名稱，大概是想說明佛教傳入中國的歷史悠久吧。

三、雜體書中與簡牘筆法有關的書體名稱

在南朝到宋代的這些雜體書中，最有價值的部分，當屬根據用筆和點畫姿態的形狀命名的那些名稱：懸針篆、垂露篆、倒薤篆，就是夢英所說薤葉篆以及他增加的柳葉篆。從我們見到的楚簡文字看，這些都與戰國簡牘用筆的形象描述有關。

“懸針”，是指使用毛筆書寫的一種筆法，文字中縱向筆畫（並不限於“豎”筆）用中鋒書寫，綫條中段粗細一致，末端出鋒。在戰國時期的古文、漢代的篆書中都有這種筆法，但東漢以後又將其作爲一種篆書的書體，又稱懸針篆。在許多著述中，都將筆法和書體混淆了。

《隋書·經籍志一》：“漢時以六體教學童，有古文、奇字、篆書、隸書、

繆篆、蟲鳥，並稿書、楷書、懸針、垂露、飛白等二十餘種之勢，皆出於上六書，因事生變也。”^{③①}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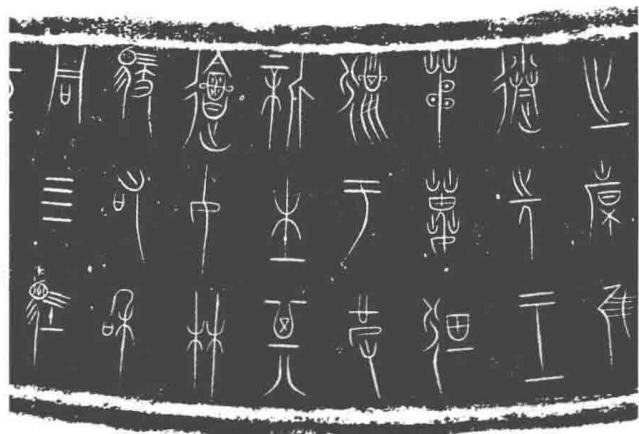
南朝王愔的《古今文字志目》說：“懸針，小篆體也，字必垂畫細末，細末纖直如懸針。”^{③②}

唐張懷瓘《書斷》：“曹喜……善懸針垂露之法，後世行之。”^{③③}

鎌倉抄本的《篆隸文體》：“懸針篆者，亦曹喜所作，以題五經篇目。纖抽其勢，有若針鋒者。”

夢英《十八體書》說：“懸針篆者，漢章帝郎中扶風曹喜之所作也。用題五經篇目。纖抽其勢，有若針之懸鋒也。故曰懸針。《河洛遺誥》云：懸針之書亦出曹喜，小篆爲質，垂露爲紀，題署五經，印其三史，以爲楷則，傳芳千祀。懸針即曹喜爲祖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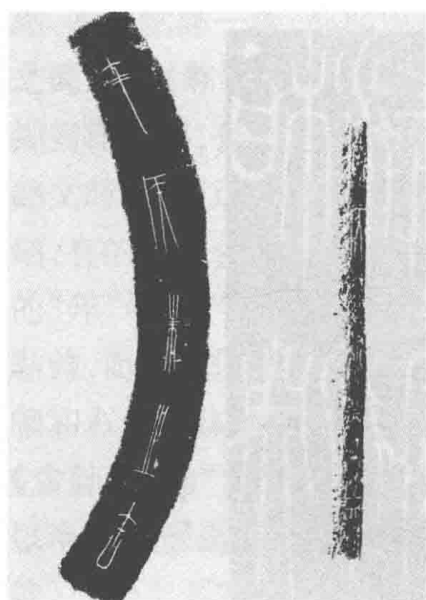
懸針作爲一種筆法，起碼在春秋戰國時期的金文中就已經出現，像戰國時期吳、越、楚、齊、三晉及中山王的青銅器銘文，其用筆都有典型的懸針筆法，在楚簡中，像郭店楚簡《語叢》（一）、（二）、（三），上博簡的《孔子詩論》、《子羔》，都有懸針的筆法。漢代的六面印，也是懸針篆的典型，可見所謂懸針篆並非創自曹喜，而是早已出現的一種筆法。但從漢代開始，有新莽量那樣垂腳變長的篆書，也有六面印那樣的懸針篆，許多篆書也寫得收筆尖細，像唐代瞿令問書《岵台銘》、日本舊抄本《說文·口部》殘卷十二字、日本藏唐本《說文本部殘卷》、敦煌唐寫木部、敦煌篆書《千字文》、《五行》等李陽冰之前的篆書，都爲懸針篆。這也反映出漢唐之間，懸針篆確實在很長一段時期流行，這可能是唐宋時人將懸針篆的創造者歸於曹喜的一個原因吧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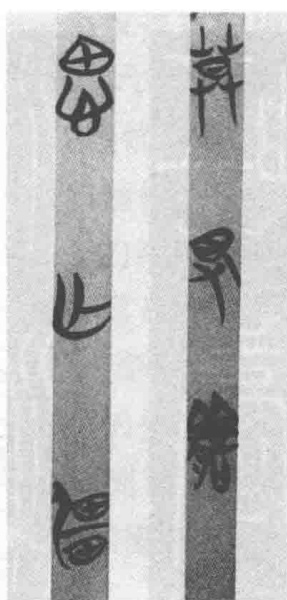
《好蚤壺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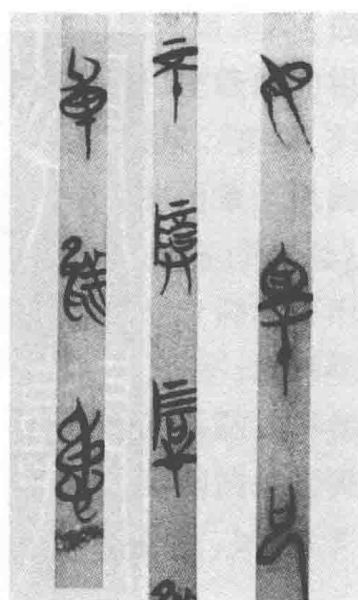
《禾簋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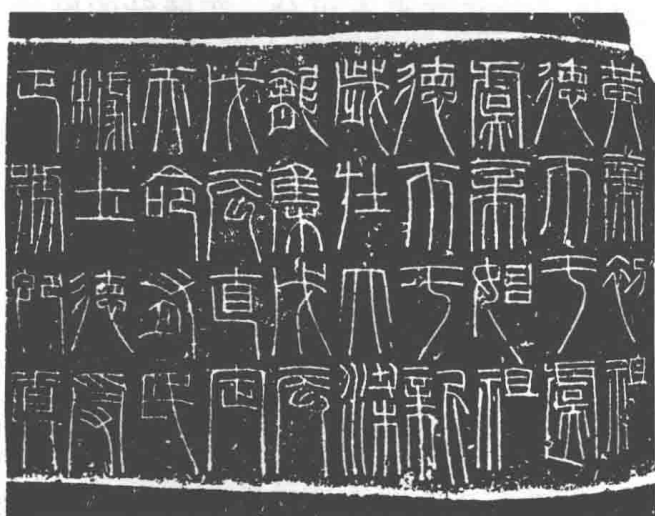
《蔡侯朱之缶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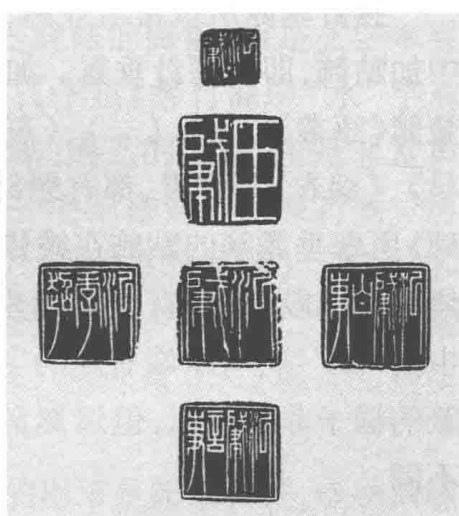
《語叢 3》



《語叢 2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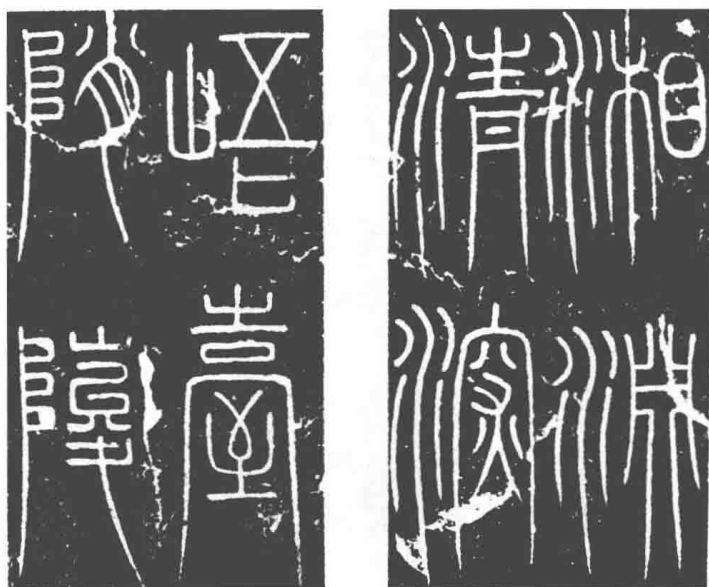


《莽量》



漢六面印

“垂露”：張懷瓘《書斷》稱，曹喜“善懸針垂露之法”。《初學記》卷二一引王愔《文字志》：“垂露書，如懸針而勢不遒勁，阿那若濃露之垂，故謂之垂露。”唐段成式《酉陽雜俎·廣知》：“百體中有懸針書、垂露書。”鐮倉抄本的《篆隸文體》：“垂露篆者，漢章帝郎中扶風曹喜之所作。以書章奏者也。謂其點綴如輕露之垂滌也。”夢英：《十八體詩碑》：“垂露篆者，漢章帝郎中扶風曹喜之所作也。書章表奏事，謂其點綴如輕露之垂，操纍垂欲落之象，故云垂露。”（着重號為引者所加）



瞿令問書《崑崙台銘》

懸針垂露所以常常並稱，是因為二者常常密不可分：在懸針的豎筆中加點飾，即為懸針垂露。如戰國中山王彝器銘文有小的點飾，而在郭店楚簡《語叢》（一）、（二）、（三）及上博簡《孔子詩論》、《子羔》、《魯邦大旱》、《緇衣》等竹書，都有懸針垂露的用筆。與《篆隸文體》和《十八體詩碑》所舉垂露篆的點飾在綫條的末端不同，我們所見到的垂露點飾，多在綫條的中段，很少有末端的垂露。像《蔡侯盤》的“祇”字和《孔子詩論》中的“本”字，有末端有點的字，與《篆隸文體》和《十八體詩碑》所舉垂露篆的樣子非常相似，但這屬於文字本身的點畫，與綫條中段的裝飾性點不同。

圓點的點飾在戰國文字中使用得最多，它大都是在縱向的綫條中段、即不是懸針的用筆中也使用，是六國古文系統的金文中普遍存在的一種飾筆。除了圓點之外，也有形如水滴、垂露的點飾。羅運環在《論失傳已久的垂露篆》一文中，認為《王子午鼎》、《匜匱》、《匜子匜缶》、《者汙鐘》、楚王《禽肫盤》等屬於楚國“垂露篆”，^③所說的就是楚系金文中帶有形如垂露點飾的銘文。我們在戰國楚系之外的文字中，也發現有不少類似點飾的銘文。如齊系的《陳純釜》、晉系的《吉日壬午劍》、《智君子鑒》、《宋公樂戈》等，可見這種垂露點飾並不限於楚國。

在戰國金文中，還有半圓點、半水滴、垂露形的點飾，這種飾筆與圓